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明

世宗皇帝

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
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
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李慎

亙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官懷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户部事今參用内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於是諸閹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為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太行皇后上嫂也

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殷皇后已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祖宗各為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以藏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語閣臣曰文祖廟

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從之

三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西寧州人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以牧地五十畝經至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畫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搒笞訴者卒遂亂毀府門大均徭冊經竄別室中搜得之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於蠻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

不過此遂狃爲故常令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邉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爲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遺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以寛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諡文憲

帝深嗟悼賻賵有加贈太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遴選攜迄以功名終）

丙申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即革囊騎以濟河俗謂之皮渾屯與渾脫音相近故史傳借用之）渡入山後諳達亦自豐州（注見前）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字虞佐蘭谿人）用總兵官王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數敗敵二十

車雖古制亦適施于平原以此彼倆相等若且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況隻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推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恃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

年冬虜犯鎮遠關敗震處之河虜敖溺死者甚衆明年又犯黄甫川震擊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溝　鎮遠關在寧夏府寶豐縣四南黄甫川在葭州府谷縣東北有城乾溝亦曰蘆溝在鞏昌府靖遠縣東北寧夏固原邊接界處　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天和赴鎮龍召為刑部尚書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於用天和做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啜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　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冦瞯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

知一車之上而行數甲盾偕置亂陳勢必窮坐致勝所謂適用不安在況邊隅以戰全在精騎非偹豈可轉以連車礙其馳驟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

萬全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為置戍焉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丁酉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

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偽奉以降一自黎利後九傳而至即此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晭而自立晭多行不義遂及于難明臣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

宏裕等起兵討噶噶奔諒山兵敗走死立晭兄子譓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别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譓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𢙺已復殺𢙺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時譓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剋期徂征招起伯温于家伯温先為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奪職尋起用都御史以憂回籍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

部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偽大誥登庸篡位時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

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溫啓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具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城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勦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

張經字廷彝候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

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藳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户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熙之子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

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為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坊注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佳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挹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

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夏言當國鼎臣入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

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

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嵩惶

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

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

大號恭進册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配祀嚴嵩鳳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帝聖皇太后蔣氏崩謚慈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

翟鑾始藉中官延譽賕得輔政

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謚文康）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垕（帝第三子即穆宗）為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安陸）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紐謀復名交結閣臣其非端人明矣夏言自命伉直何亦瞻徇私情共相援引可見當時朋黨之局牢不可破言尚不免況臣庸庸之輩夫復何尤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欲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五十九世孫）為世襲五經博士

張孚敬卒

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孚敬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没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當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

取危身奉上之議持謚曰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錞華亭人穎之孫遂安伯陳鏸巴人志三世孫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史陸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炳之先平湖人後隸錦衣籍炳母帝乳媼也

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

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謁陵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不悅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名令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木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卒定南祔之議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祔廟進封公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文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毁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勲階言以祔薦皇天上帝册表加少師特進光禄大

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悦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悦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為户部尚書

材初長户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

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常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葢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

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賑之

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餽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勲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勑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俾學有可觀奏請敘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秋八月赦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

旣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瞽聰而榮實鍾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

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

駭聽聞而一二年脫屣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不自知其過舉胥可嘆鄙耳

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謚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州西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涇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優將材負氣絛傲所至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賈啓劾尚文老悖遂革任　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

激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黒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於此築堡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户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謚文康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贈太保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大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蠹任用肆毒其二以工作不休朘民膏血其三以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藎杜口）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一夕

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御史浦鋐字汝器文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弟隔扉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鋐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光祿卿鋐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温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

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揷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温承制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令覈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否則已之伯温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

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總理河漕時黃河南徙決野鷄岡（在歸德府睢州北）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牐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諡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
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
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
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
時言以言官重劾給事中戚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内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

非勛縱恣妄行私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搏攫取巧之術明代讀摃雖有實出依直者而似此猥鄙者

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

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

帝領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誖謾先是帝給勛敕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敕語

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抵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答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

正復不少

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執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寛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繆為不喻指者更生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 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却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州人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

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倣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嚴嵩預機務

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

夏言經國不如寇準而訣勝畧相似其援引嚴嵩亦猶準之遇丁謂足致為所擠陷情事頗同小人反噬固不足道然謂之亞狡易見嵩之柔和難窺其罪僅以排觸微詞成隙而言再相從至以啟亂凌嵩

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寵以輕紗帝見益内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密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跽讀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斷言代其位言知甚慍諷言官劾嵩帝方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郄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振暴其短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真黄岡人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為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閑住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

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煥吾泰和人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宮婢當此危懸

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癸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録上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壁（字崇象石首人）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己）

自始經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於是給事中王勰沈良材陳璯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王勰字翰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璯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冬十月朶顔入寇

攻圍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敍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僞為疏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邪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寅緑舉進士遂斥為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

壁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壁不得預票擬讚常嘆曰何奪

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諳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諳達今依鵬傳

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

嚴命速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巡撫薊

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邀敵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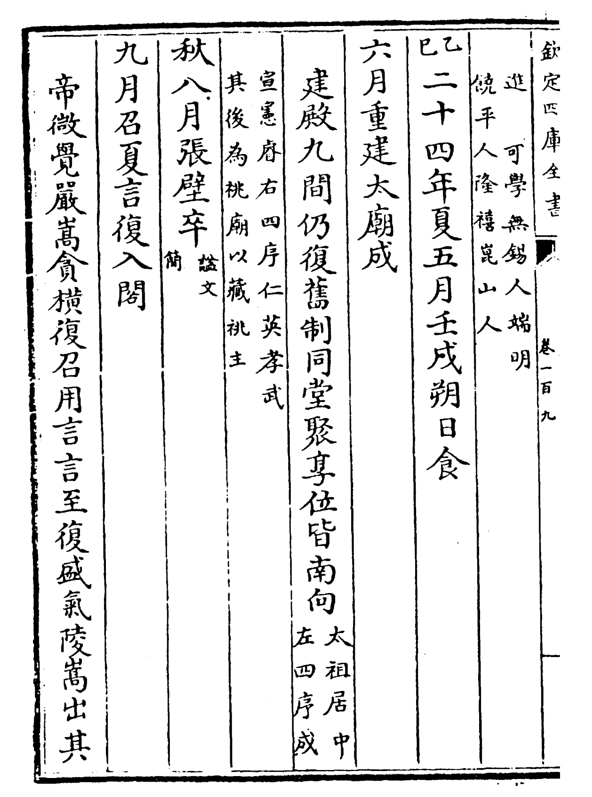
官劾其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

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

逮擎鵰坐永戍方杖死　渾源五季唐縣縣元改州今州屬大同府張漢鍾祥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絕宮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間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城伯　帝自二十年遭宮婢之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



進可學無錫人端明

饒平人隆禧崑山人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

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

其後為祧廟以藏祧主

秋八月張壁卒謚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嵩貪横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

陸炳等恃寵橫行致為言官劾叅夏言擬旨令其陳狀乃朝廷公法所存豈遂請千求可免至賄公然行金求解則尤藐視王章言即當以其賄免之情露章

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喋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擢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搆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燿弒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

莽發顧因其長兆泣謝意免投保全言雖力却色宜而循私意以市恩發法豈得謂之公正自持者耶

欲罪金金遂劾英燿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顯榕弟）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爪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從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崑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志君愛身落職閒住（讚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謚文）

簡

丙午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晃資縣人為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晃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注見前亂遣何卿成都衛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

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字惟靜鄞人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於是松潘威茂間行旅往來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砦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録用擣巢於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丁未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款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

敵騎近居河套貿畜牧之利出入自如久為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屬奇謀要着其所條列亦

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闗（雁門寧武偏頭諸闗）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魯下獄死（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為地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益

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曾冦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冦宣大三闗以震畿服入套則

兵中機宜銑膺節擢揚意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興圖自任豈得名其好大喜功當時廷臣心懷怯懦不肯一矢加遺論貢論封紛無主見輒以銑之銳志出師為非計當嘉靖意方向銑尚爾紛起執持迨朝向中更從以挫為啟釁貪功況西市君若臣

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為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大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為難而萬達尤以橫挑强寇為非計帝方嚮銑議上不省

秋七月河決曹縣

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明時為漕運往來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從鎮遂廢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在開

尚且畏難之習終于不可挽回國勢何由克振乎

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録口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一月大内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員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觀者泣下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絶至是大高元殿災帝

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諡忠介

皇后方氏崩諡孝烈皇后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奬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畧延議一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

詞甚厲（曰今遂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曰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聞愈精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言遂敗）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鏜（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冐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鉞之子）鎮甘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逐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銑所善同邑蘇綱言繼妻父也方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蓋信銑為可辦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銑尅餉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殁家無餘

嚴嵩構陷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耳言既悉嵩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料

貲隆慶初贈尚書謚襄愍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益嚴嵩與

刻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報殺乎蓋嵩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嵩之疏出于嵩所詐為即前此援奩之議中變亦安知非嵩先陰恐以險佞其奸迹竊見意旨遂縱而下石乎至法司為言援請省釋益觸帝引之怒因及不戴香冠

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讒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藏香冠事會諳達冠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黷賄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若然自大用後日蹇傲寖為帝所厭

事或疑嵩猜本意枉叙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龍紗獻媚有意相形以釀成其罪小人傾險叵測乃至是哉

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謚文愍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自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

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在宣化府延慶州東有都司駐此

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尚文初僉後府嵩子世蕃為府都事驕褰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銜尚文刺骨

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彊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

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東字宗安會稽人以為言嵩激帝怒

錮之詔獄東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

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貫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過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東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尚文追贈太傅謚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壑卒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不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閒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數輩至互爭真偽素卿本中國人逃入倭太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怒遂相鬬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逆撤市舶議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濱海姦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為

明代倭患中于東南蔓延塗炭而兵力者幾數十年然其得盤踞海濵皆由內地奸民潛行勾引朱紈巿泊浙閩即捕交通者以便宜行戮深得弭寇機宜乃大姓因失利流言周亮陳九德等復肆加詆劾朝廷不察轉行按治致紈仰藥自裁措置之顛

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濵不去內地諸奸多為之囊槖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字子純長洲人為之紈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

倒貫毋設此時不為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甚絕根株又何致海氛之為熾乎

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賊渠閩人黎光頭數為倭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劫紈擒而戮之遂為九德所劾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寧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

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内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忬字應民太倉人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

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虜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

敵壘壓郊寰家以安危所係嚴嵩身居政府自宜急籌戡亂之方以安都邑乃詔旨方督趣進兵而嵩竟視同隔膜阻撓出師惟慮輦下失利之難以彌縫倖其飽而颺去罔上縱敵長寇矣衷其罪始視將何攬權而更重生于丁汝夔受指使而按兵不

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

舉揚守謙托持重而臨陣不前其[illegible]服上刑情罪惟允尚[illegible]得倖逃憲網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非特國紀淩夷言路諸臣亦能辭咎耶

舉守謙以孤軍薄諳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為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茲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

寇薄城下諸將不發一矢下詔集議百官不發一語朝廷可謂無人貞吉獨奮袖大言尚知以國事為念氣概亦復凛然可

棄市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之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謫諭德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為荔波典史

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録周尚

取且承勑即馳入營中犒軍頗能慷慨任事所陳疏尚可釋沈束迂闊而無當忌固然其言亦不足深罪乃嘉靖方壯其志而遣官旋怒其游說而杖謫何前後頓成矛盾徒以柄臣嫉惡致賞罰移手俄頃之間太阿誰寄操之而漫無主持若是耶

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瞷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閻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勑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感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華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　趙文華慈谿人會撰勑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

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
畫是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茘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
疏論之畧曰因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
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寖不如
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至十
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隂騎深入戰守俱困
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
提督以下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
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于是悉罷團營

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
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
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罷薊蘇鎮
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遂肆蜚搆會邦
瑞陳安攘大計被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懿王祐檡子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稱上居敬窮理克
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
其使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濍祐檡之叔子祐檥訐厚

熜謀不軌初見漶以罪革為庶人至是祐㮋求復郡王爵怒厚熜不為奏遂承帝怒摭厚熜四十罪以叛逆告遣官往訊無左騐帝下詔數厚熜驕慢無禮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厚熜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熜復爵載堉始入宮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籍字以言上虞人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曰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

攘外患哉即疏劾嚴嵩畧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勳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寗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擧朝莫不歎慎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出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構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寇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别簡忠良則內治既清外患自寧矣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

詩詔獄削其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又都給事中厲汝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熖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帝廷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察奪其職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

冬十月張治卒謚文隱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

宗升祔孝烈皇后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于邊

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

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

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

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

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

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

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疏劾嵩黷賄十罪併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愲嵩咸爲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平陽五季吳越縣今屬浙江溫州府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

仇鸞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爲明暢嘉靖果爲

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涿州人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讐耻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畧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名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師懈弛兵事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慴國威今知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諳

既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鸞會議竊說窺知帝方偏向輙敢模稜其詞容其隱皆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稜兩可之語請身至不能自主既斥轉加小人撓亂國是真毫無忌憚然為之所以敢如此

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 者 曰 吾 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款綏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訾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如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癱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益必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 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擬

鸞言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

則以特嚴嵩信嵩日敬非嘉靖之咎其誰哉

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壬子 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置于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内地無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及寇舶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

明年春直勾諸倭大

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南）陷上海城（元縣今屬江南松江府）流刦乍浦（鎮名在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今有副都統駐此）金山（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太倉崇明常熟（注俱見前）嘉定（宋縣今屬太倉州）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明縣宣德中置今屬嘉興府）崇明入崇德縣（五季吳越置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孟津人）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邉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强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横狀帝少疎嵩嵩當入直不名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

西内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曽鈞字廷和進賢人請濬劉伶臺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臨淮至赤宴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在山陽縣西北老黃河口增高家長堤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後漢陳登建明陳瑄重築繕新莊等舊牐新莊牐在清河縣忠濟祠東明初建後廢從之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輙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冠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閲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禄寺少卿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

中官杜泰提督光禄寺乾没内帑數萬從謙奏發其

罪並及宫中齎瞧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為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己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責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下大罪五奸畧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

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甞一步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為大將已知陛下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諳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

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敢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厰衛之緝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嵩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愛憎即援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蔕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

言察嵩之奸或名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嚴效忠嚴鵠俱世蕃子　疏入帝已怒嵩見名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搆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　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複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侍郎王學益　安福人　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　晉江人　持之嵩謫之外于是尚書何鰲　山陰人　竟

趙全卯富本一邊塞小民初非如漢之中行說以奉使叛降者可比則當獲罪之初即應早收捕以申國典或狡焉免脫亦當嚴為追緝毋使得逃竄窮荒乃邊臣縱弛自如

如萬指成獄總戎既得罪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冒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食為權奸亂政之應馳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手批責錦誣天謗君遣官逮至京下獄拷訊斥為民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為兵部尚書一即此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卯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諳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喝城使墮敵貢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搆宮殿號曰拜牲諳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豐州城即今歸化城拜牲舊作板升今改　其春

竟置通逃于不問使強敵擁為謀主出恆濱陲又不懲前事之疏申明禁令聽亡命者得潛出相依養癰貽患明代紀律不嚴武臣多存畏怯以國家全力坐困于一二塞上流民視拜姓竟如甌脫其尚何以立國乎

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插箭峪在廣昌縣東南浮圖峪在廣昌縣東路出紫荊關）遊擊陳鳳朱玉力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屆大同巡撫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在明年春）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蒲州人）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柘城（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

尚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謝存儒（蒲州人）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尚詔肆為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徳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劫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注見前）與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莘縣（注亦見前）詔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嘉靖間待言官力加摧抑網欲杖死者接踵于廷已非政體至賀表違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嚴嵩柄用擧朝與論紛如嘉靖聽嵩之慫恿蓄怒以待者以久而衆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施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耳爾時臺諫陳言固不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

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經為南京兵部尚書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有城為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為搗巢計以

必盡中事理而嘉靖借端恃倖至以元日盡挂科臣永安更甚矣

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

秋七月詔勲戚大臣入直西内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鋭之子）尚書李默（字時言甌寧人）王用賓（字元興咸寧人）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内侍郎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閔如霖（字師雨烏程人）郭樸（字質夫安陽人）吳山（字曰靜高安人）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

倭患方亟自當以禦寇為先文華條上機宜乃首請祭海神以求福實為可嗤可鄙嘉靖竟徇嵩私請即令其督察軍情妄望其能蕩滌逆氛熖至其恣肆賄貨流毒東南乙小人所必至更

怨訕黜為民

乙卯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謟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蒞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慴公私財賂塡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在嘉興府秀水縣北一名聞川宋聞人氏家焉今有

不足深責矣

鎮為南北要衝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于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筭為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己與宗憲

張經討倭頗著斬獲成勞趙文華既張其功且媢疾訐其罪致與李天寵同時駢死實為冤獄

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憲致捷遂冒以為功帝深入其言即下詔逮經經至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以文華謗除名復為宗憲所劾被逮）俱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每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囊三木輒憤歎曰奈何不以囊嵩而囊若或至泣下）已而有為營救于嵩者其黨胡

詰朕何以不加罰究之欲置之於死且為嵩所規測陰售其奸至楊繼盛疏獄二年與此事風馬牛不相及乃覓竄入案中妄加刑戮嵩之惡固不足論但秋讞大典即情真罪當尚宜再四推求倘含無辜駢首市曹詎然因覺是嘉靖于奏書全不寓目

植南昌人鄢懋卿豐城人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邪將自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並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隆慶初贈直諫諸臣以繼

致権奸得以肆
意窩刑虐憤
實甚矣

賊為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丙辰

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

討倭

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珫應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之張經深得狼土兵心既逮皆憤恨無鬬志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威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今有鎮刦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關名在長州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遂改名滸墅轉閧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為應天巡撫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

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擣倭于松江之陶宅(在奉賢縣西北)進營甎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奉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為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三月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詰嚴嵩嵩曲為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内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訪默坐死帝以是為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泰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

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
宗憲欲藉以通嵩諭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
宗憲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遣指揮夏
正等要海降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慮獨公耳海因疑
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隙宗憲
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
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
妾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刻日
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懼欲弗許宗憲強
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
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
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屬矣東
黨懼乘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圍之投水死
文華

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
御史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初載埨父厚爝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
帝喜封為真人予金印及載埨嗣益以奉道媚帝命
綰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
載埨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
不復親載埨載埨銜之已而高輔為帝取藥不得求

載掄舊所蓄者載掄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掄過失載掄壞民屋作臺榭園圃庫官王章訴杖殺之嘗微服至揚州鳳陽為邏者所獲羈留三月走歸帝疑之奪真人印仲文知釁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掄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不法事詔廢為庶人錮高墻載掄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札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華雖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

沈鍊簡忤權奸
致遭貶謫楊順
以封疆大臣竟
甘與路楷同為
私門鷹犬逞志
指誣至于弋種
妖人而嘉謂其
足以報嚴公子
詳從而羅織以
殺直臣實為竏

父帝大怒黜文華為民戍悍思邊衛文華故病蠱及遣謫卧舟中意悒悒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鍊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

先因法追廕子遷官復嗾子相酬以薄禄及其擧以與為取媚以雖貌然人面實不知是何肺腸也然方伯媚奸臣之子而殺人之子而嘉靖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汶上人巡按宣府世蓄屬與總督楊順德州人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鍊子衮褒杖殺之

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舊作辛愛今改後仿此圍大同右衛

錫林阿有妾曰托斯齊舊作桃松寨今改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詡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恐應朔二州毁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字廷議進少子以為便乃紿托斯齊使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嚴嵩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朔城人代順

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奚戰獲諳達孫及婿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廵撫楊選字以公章邱人及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為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内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于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

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為戍守要地將吏以為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觧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觧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廵按御史王本固邢臺人于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強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觧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

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此即為外洋造新舟而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方錫林阿圍大同殺掠吏民無算順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為掩覆及是給事中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名冠立命逮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茂還事事為順辨復言楷受金

無左驗順樁俱溥譴于是時來即劾嵩朋奸罔上會主事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臣松江華亭人亦於是日劾嵩翀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舊作吉能即前濟農子按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囊吉能音譯岐誤今

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供改正）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宛平民獻芝五本賚銀幣于是四方來獻者接踵皆積苑中內侍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凡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

己未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灤河

錫林阿與婁巴圖爾（舊作老把都今改）諸部謀大舉入犯屯

會州注見前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内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獄論死初帝器忬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邊將數以敗聞漸失寵嚴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口語為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益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冤復忬官予卹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平江北倭數百艘寇海門五季周縣注見前遂令副使劉景韶湖廣崇陽

人遊擊邱陞扼如臯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臯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詔陞遏賊連戰皆捷先是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黄橋鎮名在通州太興縣北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今設同知駐此則絶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参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為濵海重地

會通攻唐順之時奉命視師江浙副總兵劉顯南昌人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鎮名在泰興縣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顯馳救三沙注見前遂令景韶填塹夾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追奔至蝦子港方輿紀要姚家蕩東南有蛤蜊蝦子等港為賊窺伺倭悉平帝璽書獎遂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為巡撫順之尋卒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羨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會趙文華視師特疏薦順之順之商出處于羅

營兵驕悍惟當申嚴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緩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為大謬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嚴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綏持紙撫金子遂開閤給券

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作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秋七月南京地震

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莆田人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願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逾期　馬坤字順卿南通州人諸軍大怒遂以都肆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

兵畏葸縮朒情形見為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特以定變邀功而首惡就擒又從誅既死之三人以苟圖了局苛政虐虎若此明之不即亡幸耳

監何綬等遣吏持黄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破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閤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

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供帳簡薄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子韜之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已嵩敗懋卿以贓戍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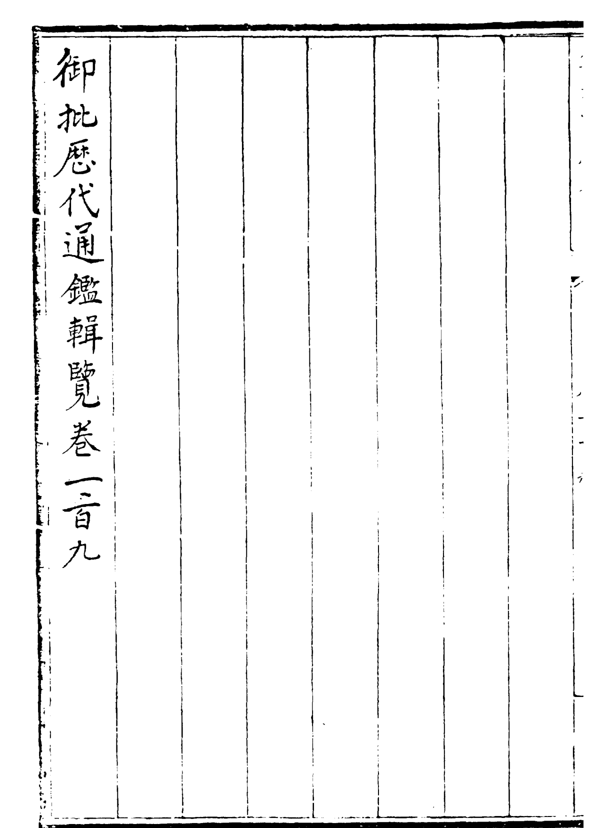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大同人襲諳達于豐州破之先是虜聚衆喜峯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帳于灰河在寧武府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至是漢復與參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川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甡器畫時卯富已

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遁免邊兵積弱已久冦易之駐近塞出没無所忌及是再為漢所判他鎮亦往往來問出搗冦始懼漸移其帳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內援又見倭患方未已思自媚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七年帝喜天瑞頻降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龜曰玉龜

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 宗憲性喜賓客東南才學士茅坤徐渭沈明臣等皆招致幕府用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者上之學士以渭表進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佯狂自廢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山陰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